秋日午后，嘉定外冈镇马门村里的MM咖啡，客人渐渐多起来。咖啡店外是一大片金黄的稻田。推窗即见稻田的村咖这两年在上海的乡村里已经有好几家。马门村的村咖有什么吸引力？

“28元一杯的咖啡哪里都能喝到，如果装咖啡的杯子是陶艺家一件价值五六百元的作品，也许这杯咖啡就有了不一样的味道。”咖啡店老板、马门陶艺村发起人高艺峰说。3年来，马门村——这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禀赋、一度快被上海遗忘的角落，在一个爱艺术的村支书和一群敢“无中生有”的艺术家手里，被一点点“手搓”成了约20万游客的“景德镇嘉定分镇”。一群年轻人，把工作室、咖啡店、面包房，一间间开进稻田里、菜地旁。

嘉定马门村的稻田旁，汇聚众多艺术家工作室、咖啡店、面包房……

一群年轻人把理想安放在田埂之间



一个爱艺术的村支书 拉来了一群“疯”艺术家

高艺峰至今记得第一次到马门村的日子——2022年10月28日。邀请他的是村支书曹磊。曹磊小学三年级开始跟着嘉定一位油画家学油画，成年后正儿八经的专业是法学，当过18年城管，下班后跑到位于嘉定的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学了三年陶艺，业余还爱做皮具，手艺好到艺术家朋友都点赞。曹磊在工艺美院学陶艺的时候，高艺峰在工艺美院任教。

到马门村当书记后，曹磊总在琢磨：“这个村什么资源都没有，我能为村里做点什么？”于是他把念头说给朋友听——想通过艺术为乡村赋能，让它发生一些改变。

“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村里看看，我们一起搞一个艺术村。”高艺峰说，当时曹磊跟他说起这事，他心里还纳闷，“这位朋友不是在做城管吗，怎么说起村里的事？”

不过，这位知名陶艺中心“乐天陶社”创始成员、如今的陶艺家还是决定去看看。最后，被遗忘的稻田触动了他们，高艺峰和几个艺术家朋友决定，试试看，“我们第一批进来的大概五六个人，有人租了两间房，有人租了三间。”高艺峰指着眼前一排民房告诉记者。

老房子开始一间间被改造。2023年暑假，由旧仓库改造成的陶艺创作中心率先启用，成为全村第一个公共艺术空间。拉坯机、练泥机、电窑、气窑……全套专业设备一应俱全，从基础塑形到高温烧成，都能在这里完成。对普通市民而言，还能拉坯、手捏、釉下彩绘，亲手体验一把窑火的温度。

从一个艺术空间开始，马门村开始慢慢改变。

从外滩写字楼到稻田小屋 她“找回了内心的秩序”

走过一座石桥，穿过一片稻田，便来到了“在隅Aura Lab”，一间开在稻田、菜地之间的金属手作工作室。主理人张燕婷相中这里时，小屋还是一座危房，“去年11月开始改造，今年4月正式落成接待顾客。”这位网名“小麦”的主理人曾经是出入外滩写字楼的珠宝产品总监。

小麦毕业于上海工艺美院设计专业，起初学景泰蓝制作，后来跟着老凤祥的老师傅学珐琅，之后读了珠宝设计本科，出入外滩写字楼，从设计师做到产品总监。有一天，她突然意识到，整天敲键盘，应付生产和销售部门，看着写字楼下蚂蚁般的车水马龙，自己已经整整3年没摸过锤子和焊枪了。

她决定，从零开始。

先生在工艺美院任教，是马门村的发起艺术家之一，她顺理成章选了这里。所有人都觉得她“疯”了：高档写字楼里的总监不做，去乡下开手作工坊。

“当我重新拿起锤子，敲下第一锤……那声音，在安静的村子里，特别响亮。再也没有报表、预算、营销方案，只有这一锤重了还是轻了。我知道，我找回了内心的秩序。”小麦说。

房东阿姨听到她整天敲敲打打，好奇地问：“小张，你在干嘛？”

工作室落成后，有朋友从浦东穿越整个上海赶来，只为敲几锤、烧个色、放松一下。“原来，需要治愈的不止我一个。”小麦说。小屋里，老木柜陈列着艺术家寄售的陶艺器物，质朴温润，窗外是稻田和菜地，心放慢下来。

虽然，马门村已经红了，但毕竟不如车水马龙的市中心。但小麦说，她不需要太多客人，“我的客单价较高，所以有一定量的客人足够了。”

从春天到秋天，小麦完成了从总监到乡村工作室主理人的身份转换，正向着匠人的目标努力，“人生有时候不能总做加法，在适当的时候，要学会做减法，就像我们的手作，允许瑕疵，那才是手作的温度。”

小麦给她的金属手作工作室取名“在隅”，“隅”是角落的意思，希望为每个人寻一处安放自我的独处空间——别致的挂件、简约的银戒、精巧的耳饰、灵动的珐琅彩绘，一锤一凿间，通过触摸非遗的温度，感受生活的温度。

从一间陶艺室到近30家工作室 年轻人到乡村寻找什么

3年过去，马门村已有近30个艺术家工作室，汇聚四五十位艺术家，覆盖陶艺、木工、古瓷修复、油画、当代水墨、皮具、宋锦等多个门类。村口摆着一匹黑马陶艺，社交平台上，这里的称呼成了“景德镇嘉定分镇”。村里也长出了咖啡馆、窑烤面包房。在MM咖啡，陶艺作品四处散落，前有稻田，后有菜地，客人可以选择用艺术家手作的陶瓷杯盛咖啡。循着柴火与麦香走进“树林与麦子”，主理人王婷婷会奉上刚出炉的欧包，带着一股韧劲。

这里既有成名艺术家，也有事业上升期的圈内人，还有刚毕业的美院年轻人，更有在读的艺术专业学生前来实践。

炽栾手造丽丽工作室的两位主理人，就是从上海工艺美院毕业3年的小夫妻。“我们是被老师们感召过来的，原本在市区上班，来这租下两间小屋，面向市民游客做陶艺、拼豆等体验。”主理人胡锐说，他们还在起步阶段，“幸亏房租不贵，一间房500元一个月，楼下做工作室，楼上居住，一个月1000元租金。”小夫妻的隔壁，是80后策划人、导演王知波的工作室，从门口的装饰，很容易辨认工作室的主业。

年轻人为什么愿意来？在高艺峰看来有三条：一是艺术家喜欢扎堆，“有趣的灵魂凑在一起，同频共振”，这是最主要的一条；二是乡村租金便宜；三是乡野环境让人慢下来。“因为有了我们几个发起人，就会不断有朋友过来，艺术爱好者也想来这里得到滋养和赋能。”而互联网、发达的物流与交通，让身处乡村的工作室一样通达世界——用更便宜的租金换更大的空间，还附赠远离车水马龙的慢生活。正如挂在村口的那句标语：“时间宝贵，我要浪费——浪费给风，给日落，给不慌不忙的自己。”

如今，村里的空置房一房难求，租金也涨了。曹磊说，现在想租房子基本要排队，“不光是排，还要看你是不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，能不能跟我们村共同成长。”

受益的还有村民，有人经营小卖部，有人给工作室当助理，还有人开起了农家乐。凤姐小厨的主理人、村民李竞凤说，旺季最多时有百来号人，要翻好几桌。

一个从前根本没有游客的乡村，到现在一年有20万人次游客——这场“无中生有”，成了。“其实当年我们心里也没有底，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成。”曹磊坦言，还有村民以为他们这位村支书在开玩笑，“怎么可能会有人跑到我们农村来？”

三年，村民眼中的“玩笑”成真。疯狂的艺术家们甚至教会了七老八十的农民做陶艺，称之为“在地”陶艺家。

文/晨报记者 郁文艳
图/晨报记者 郁文艳 受访方提供



